

# 代序：从费沙的收入理念 看中国的经济发展

张五常

先来一下煮酒论英雄吧。

18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谁？答曰：史密斯。如果今天100个经济学者投票选举，史密斯会以100对0胜出。该世纪其他可以提名的只有三几个，皆不可并论。

19世纪呢？远为困难定夺了。大名鼎鼎的有李嘉图、米尔、马克思，也有一掌数不下的新古典大师。我选马歇尔，我认识的师友多半选马歇尔，但我认为100票中，马氏拿不到50票。不到一半票数，但马氏胜出不会有困难。这是因为19世纪可以较量的甚众，大家分薄了。有30票足以胜出，而马氏应该超出30票。

20世纪呢？更为困难。100票中拿得20票可胜，而我认为只有费沙一人有此能耐。我选费沙，佛利民肯定如是，艾智仁如是，赫舒拉发、森穆逊等也如是。我不肯定阿罗、史德拉、贝加这几位会怎样选，虽然他们曾经盛赞费沙。另一方面，凯恩斯、森穆逊、佛利民、阿罗、高斯等人不可忽略，每人应该有7、8票以上，而其他可获三几票的更是不胜枚举了。

提到这些，是因为费沙的影响力奇怪地远不及20世纪的

好些其他经济学者。我又想起作研究生时的一个有趣的争论。费沙的最重要的论著——《利息理论》——起笔只有六个字，跟着是句号，就是第一整段了。这六个字是 *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*（收入是一连串事件）。书的内文竟然没有直接地解释这句话。费沙以文字清晰知名天下，但这一短句同学们不懂，吵起来了。是大师，是巨著，是起笔，只六个字就分段，费沙当然认为是非常重要的。同学们不知何解！后来他们还是接受了我的阐释，而这阐释过了四十年我才有机会写出来：

“果树会结果，农地有收成，结果与收成都是收入。然而，这收入可不是在果熟或稻熟时才得到的。果树或农作物每天都在变，不停地变，而每一小变都是收入（或负收入），所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了。”

大师看收入，与政府看统计数字是两回事。

最近周其仁要在香港出版第二本书，其内容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同行业或事项的过程，写细节，变幻忽常。我自己写中国改革，远看庐山，写大略，其变化虽然惊心动魄，但可以看得准。其仁身在庐山，花多眼乱，惊心动魄之余其变幻使他有英雄拜服之慨！然而，中国的经济还是搞起来了。他为这本书起了几个形容这经验的名目，老编和我都不认可。后来他选《收入是一连串事件》，神来之笔，大家立刻同意了。

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是一连串事件，而以一连串事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收入增长，正确而又别开生面。二十多年来，数之不尽的漏着，不计其数的波折，使朋友们或什么观察专家认为中国玩完了，走回头路了。我力排众议，从来没有那样看。收入既然是一连串事件，不可能每事件都是好的。果树开花结

子，在过程中这天日晒，那天雨淋，一时蜜蜂传播花粉，一时虫蚁蚕食为祸。这一切都影响植树者的收入，每天的收入或上或落，变化不同。

是炎黄子孙之幸。有惊无险，中国改革的果树没有枯萎，虽然虫蚁犹在，但果实毕竟把树枝弯了下来。

（本文是张五常教授为本书香港版所写的序言）

2003 年 6 月

## 作者序言

除了几篇例外，本书是作者在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专栏文章的第二本结集。书名的选择费了一点周折。开始想以开首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做书名，本意是中国改革千变万化，远比棋局来得精彩和刺激。不料大陆和香港两地的出版编辑看了都摇头，说读者可能不知所谓。关心本书香港版的张五常教授直说书名不好，逼我重新想过。

待到把结集的文章再翻阅一遍，想来想去，以为还是借当年费雪（Irving Fisher）的一句名言来做书名比较妥当。费雪的这句名言——“收入是一连串事件”——是他1930年出版《利息理论》的开首第一句话。比较特别的地方，是仅这一句话就自成他那本可传世著作的第一个段落，完全没有按英文惯例由若干“支持性的句子”（supporting sentence）随后加以解释。那么“收入是一连串事件”，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

问题要从“收入”谈起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没有哪个人不关心收入，也没有哪个人不知道收入的含义。也许因为过于平常了，经济学家忽略收入的研究久矣。就我所知，在弗里德曼的“永久性收入假说”之后，似乎就没有什么关于“收入”行为的重要研究问世。但是，当年在费雪那里，事情可不是这样的。为了研究利息，费雪对资本和收入的性质下过多年的功

夫，早在 1907 年便有《资本和收入的性质》问世。这本专著，后来概写成《利息理论》的第一章，第一次指出“收入是资产提供的服务”。

是的，真实世界里的人要挣得收入，总要有所凭靠。劳动收入吗？要靠一副好身板，还多少要加上分门别类的知识和技能。非劳动收入呢？可以凭土地，可以凭实物，可以凭钱财，无论怎样，都要讲究投资的眼光。费雪的本事是化繁为简，把所有可以带来收入的资产一般化，把收入定义为由资产提供的服务。

资产提供收入，须经历一个过程。其中，资产的状态发生的任何变化，都可能影响到收入流的大小。我当年在北大荒下乡，有一段时间在“工分制”底下谋生。哪一天病到不能出工，工分为零，那一日的“收入”便没有了。“生病”是身体资产的一个事件，它对收入有负面的影响。在资产提供收入的过程里，有形形色色的事件发生，对收入的影响或正或负。

关于这一点，解释得最清楚的应该是张五常。在他三卷本的《经济解释》的第二卷，张教授写道：“果树会结果，农地有收成，结果与收成都是收入。然而，这收入可不是在果熟或稻熟时才得到的。果树或农作物每天都在变，不停地变，而每一小变都是收入（或负收入），所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了。”

有了张教授的阐释，费雪的名言就变得浅白易懂。不容易的地方，是将世间各式各样的收入，一概联系到相关资产的状态来加以研究。不是智力方面有什么特别困难，而是因为资产的实际状态在真实世界里发生变化，非深入调查难以掌握要领；而影响因素（“事件”）如此之多，如何取舍大有讲究。

真正困难之处，是费雪认为资产提供收入，因此资产的市值决定于它所产生的收入流的市值。是的，庄稼从地里长出来，没有土地长不出庄稼。但倘若说庄稼的市值由土地的市值决定，那就正好说反了。庄稼的价值由市场对庄稼的需求而定，因为庄稼有了市值，土地才有市值。一幅土地究竟价值几何，由该土地未来提供的全部收入流的市值来决定。

重要的是，资源提供的收入流的市值大小，与市场交易大有关系。没有市场交易，在满足生产者自家的消费之后，产出就没有太大的价值。但在市场交易的条件下，产出的市值大增！市场并没有变魔术，关键是交易规模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，从而提高了生产率。自从亚当·斯密以来，二百年的经济学来来回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传统的经济学可能只看轻了一点：清楚的产权界定，是市场交易的前提。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，一项产出究竟自用还是出让、究竟部分出让还是全盘出让、究竟出让的条件怎样决定，难以抉择。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，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得交易根本无从发生！

这样联系起来，资产的权利界定（产权是也）影响产出的市值；而产出的市值，又决定了资产的价值。收入增长、财富增加、分工深化、收入再增加，这就是各地人民梦寐以求的经济增长。反过来，收入停滞或减少、财富缩水、分工“淡化”、收入再减少，世人无不避之则吉。何去何从，财产权利怎样界定，始终是关键性的、基础性的事件。

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经验，教导我们在影响收入的一连串事件中，特别看重产权事件。不是说自然条件不重要、

技术不重要、投资数量不重要。但是我们亲眼所见，是同样的自然条件、技术和投资量，因为产权的界定不同，经济产出的水平和质量天差地别。从大势着眼，中国逐步走的是一条经由界定私人产权推动经济增长的路线。

问题是，产权界定也是一连串事件。有时推过去，私人产权得到清楚的限定、承认和保护；有时退回来，既得利益借各种名义侵犯私人产权又卷土重来。更多的时候是拉锯：说公不是公、说私不是私的，权利界分模糊，行为的限制不清不爽，攫取资源租金——而不是生产和市场交换——成为“潮流”。中国经济的未来命运如何，将由这样一连串产权事件来决定。本书的题材虽然五花八门，主要线索却只有一条：以产权的实际界定来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，进而解释收入流的变动——也就是经济增长。农村的事件如是，城镇也如是，各行各业皆如是。变化多端的题材，可以增加一般性概念和规律的可靠性。有的时候，故事的多样性可以增添一点趣味。

编辑和教授都认为新的书名可以接受。现在交给读者，希望你们也喜欢吧。

2003年9月10日于香港



## 一、学问天地



## 世事胜棋局

“世事如棋”是句老话，本来的意思是，世事——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——常常像棋局一样变化多端、深不可测。没有料到的是，即便以棋局来比喻世事，还是把世事的不可测程度大大低估了。时近岁末，专栏的编辑要我明年的经济作点评论。我向来自知缺乏预测的本领，于是，写下“世事胜棋局”五个字，为自己做一点辩解。

### 假想的前提

棋局不同于世事，在于天下任何一种棋局的前提——开局之前博弈双方拥有的“兵力”以及开局之后可以“出手”的机会——是假想出来的。以象棋为例，红黑双方不但各自有的旗子总数相当、车马炮一一对等，且开局时的布阵一模一样，走起来每方各置一子、走法要按照约定的规矩进行，不可以“乱来”。围棋呢，虽然没有事先摆好的棋阵，但是黑白两方摆阵的机会是对等的，摆的规则也是事前约定，大家要在行礼如仪中表演本领。

是的，棋局很平等：起点平等——初始条件完全一样，所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；机会平等——出手的机会对等、规则一

致；只是结果不平等——有输有赢。这类起点和机会平等、但结果不平等的游戏，很符合现在关于“公平”的定义。

天下那么多人迷恋棋局，我猜测就是因为棋局的公平。在下棋这个行当里，还有不少“自古英雄出少年”的美谈。我以为，青少年除了考试和体育比赛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胜出的机会不多，要是比赛年龄、经验、财富、权力之类，就没有“起点平等”这一说了。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来下棋吧。纵然你七老八十、或者钱财无数，到棋局里来，你我的子儿一样多，要是我赢了你，岂不快哉！

问题是，天下棋局那令人着迷的公平性，是假想出来的。世事里的竞争——经济学家说得好，竞争是资源稀缺的同义语——从来不讲起点的平等。古往今来关于战争的记载浩如烟海，你可曾听说过交战双方兵力绝对相同、车马炮——对等的事情？世事里的竞争也讲规则。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”是规则，“大战不杀降”是规则，商场里成本成套的民法典，更是规则。但是同棋局相比，真实世界的规则要复杂得不可以道里计。象棋里的“马”，只可以在平面的“日”字里先直后斜地跳，真实世界里的马呢？可以向上跳！

### 靠预测对付棋局

因此，我以为对付棋局的能耐和对付世事的能耐，不是一回事。固然，有一些要素是相同的，比如凡事要估计未来的多种可能性，特别是要估计竞争对手的决策和行为的影响，以及在局限条件下求大等等，无论对付棋局还是对付世事，都是相

通的。但是，棋局前提的假想性，截然不同于世事前提的真实性。因为这“一点”不同，对付棋局和对付世事的能耐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

对付棋局，最重要的本事是“预测”。因为初始条件给定、过程的规矩简单明了以及目的十分明确，任何棋局博弈双方全部可能做出的选择，事实上都是可以“预先知道”的。连带地，当一方作出一个选择之后，另外一方可能的反应，以及对方“再反应”面临的选择集合，也都可以预先知道。“棋看三着”，讲的就是棋局可测。如果可以棋看五着、七着甚至十着——也就是预测能力更强大——你对付棋局高人一筹是肯定的。是的，下棋高手要会“算”，而算的本事，从来以脑容量巨大、可以记住更多的预测结果为前提。

以上发现——“对付棋局靠预测”——到了公元 1997 年就被证明了一回。是年 5 月 3 日，世界国际象棋的顶级人物卡斯帕罗夫——他从 1985 年起就是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、棋力无人可出其右——与 IBM 一台名叫“深蓝”的计算机展开了人机大战。到 11 日为止，六天内双方共对弈 6 局，其中三局打成平手，而“深蓝”最终以两胜一负的成绩，拔得头筹。

由芯片和铁皮组成的机器人，把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——万物之灵人类中的佼佼者——杀下马来，靠的就是记忆加预测。据报道，“深蓝”重 1.4 吨，拥有 32 个头脑（并行的微处理器），每秒能计算 2 亿步棋！工程师让“深蓝”内存贮了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棋谱，它能根据棋王过去的棋局进行程序优化。靠着一个“评价函数”——衡量局面“好坏”的计算方法，“深蓝”给所有走棋的因素评分，判断走了某一步后，有

什么相对的“好处”，然后搜索所有合法的走法，从中决定可以使评价函数得分最高的走法。就是说，对弈完全变成了一种计算。

## 不可测的世事

被称做“天才棋手”的卡斯帕罗夫输了，表明在“记忆-预测-计算”方面，人脑对于计算机没有“比较优势”。据说，在国际象棋规定的每走一步最长用3分钟的时间内，卡氏至多只能“计算”180步棋。从计算能力方面来看，他输给了3分钟内可以计算360亿步的“深蓝”，一点也不冤枉。

但是，人脑的真正长项，不是对付棋局而是对付世事。我以为，世事的特征有三点：（1）真实世界里的搏弈，参加各方的初始条件是“天生不公平的”，不能指望依靠假设，这些初始条件就变得“易于处理”；（2）“比赛规则”不那么简单，并且常常因为利益所在而遭到违反；（3）在稀缺的条件下展开竞争，不但“对手”是谁不那么明确，而且经常变化。由此，世事不可测！

对付不可测的世事，最重要的是“判断、适应与调整”。根据有限的信息，部分依赖科学，部分依赖经验、常识和直觉，对可能的选择做出取舍，这就是“判断”了吧？“判断”——不等同于计算——常常出错，人类对此心知肚明。因此，即便作出了自认为最高明的判断，人类还是要准备，一旦出现“出人意料”的局面，就要及时作出调整来“应变”。

我不是说“预测”就完全没有用场。因为好奇，也因为事

关重大，人类对于不可测的未来总也要“预测”一把的。问题是，对世事的预测——即便是最高级的和最科学的——本质上就是“判断”：看什么不看什么，把什么列为预测的前提性假设，将真实的事情简化到何等地步。更重要的是，任何预测一旦做出，人们就将它们束之高阁，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付那些可能没有预测到的、甚至与预测结果截然相反的事件上。

要论对付世事，计算机战胜人类的可能性是零。这是我写在 2002 年到来之前的一个判断。在未来的岁月里，让我们时时准备上述判断的失灵吧。

2002 年 1 月 7 日

## 以郁金香的名义

一本英文小书，封面上的两朵郁金香楚楚动人。书的标题更吸引人，我把它译做《天下第一泡沫》（The Famous First Bubbles）。读完之后，我急不可耐想要告诉读者的，是该书作者盖伯尔（Peter Garber）将举世人云亦云的“泡沫”捅了一个大窟窿。

### 名花也蒙羞

当今流行的“泡沫”术语，原型之一就是郁金香投机狂潮。话说17世纪荷兰郁金香球茎的市价大涨。当时单个球茎传说可以卖到5500荷兰盾——那时候，120荷兰盾能买一头牛或4头猪，192荷兰盾能买2吨黄油。荷兰盾是金币，5500个货币单位含黄金110盎司，以现今的金价计，值33000美金！而在“泡沫破灭”之后，球茎价格狂跌到不足“盛世”时的十分之一。古老相传，投机狂炒的众生相被简约成一个专用词——“郁金香狂潮（Tulipmania）”。

连权威的《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》也收入了有关词条，虽然撰写人承认，“理论界尚未达成对泡沫状态的一致同意的定义”，不过，这似乎并不妨碍许多专家认为，“泡沫”可

以直接由“郁金香狂潮”来定义，或者反过来也一样。“郁金香狂潮”使人相信，个人理性一旦进入市场就不再可靠，倘若没有政府的管制和学者的劝戒，自由市场注定要在疯狂中终结。

### 少见多怪是规律

惟有盖伯尔出来问了一句：真有“郁金香狂潮”这回事（Was This Episode a “Tulipmania”）？他系统收集前人著述，考证当时的买卖合同与拍卖记录，一番由表及里、去伪存真的调查之后，结论是：所谓狂潮云云，不过是少见多怪。

原来郁金香的品种非常多。名贵的上品和大路货各有各的买主和市场，市价不可同日而语。最名贵的郁金香球茎的价格上涨由巴黎的时尚需求驱动，那时法国贵夫人和名媛流行的是用新鲜郁金香花——一年的花期不超过7天——来做服饰。作者找到了确凿的证据：当时最别致的郁金香花在巴黎单支卖价1000荷兰盾。

郁金香花可以用种子栽培，也可以通过球茎——中国读者可以想到水仙花的球茎——培植。“球茎法”不但一年即可得花（种子法要7~12年），且能用一种“马赛克病毒”来“破裂（breaking）”而成奇花异卉。从经济的角度看，花可以卖钱，球茎当然就是资产。年收入1000荷兰盾的资产值5000荷兰盾，正如年租金1000元的房产值5000元，算不得离谱吧？

要知道，时尚永远以异为贵：那些独到的新奇品种刚刚问世的时候，市场的出价总是疯狂。就是在当代荷兰，一个罕见